

父亲琐忆

□梅九宏

同事叫他吴会计,邻居叫他老吴,当地古玩圈的人称他一声吴老,他是我的爸爸。

吴老其人

五十多岁时,爸爸就被古玩圈喊作“吴老”了,他很享受这个称呼。从我记事起,家里就订了《中国钱币》《收藏》《文物天地》等杂志,他沉浸在收藏的世界里,不搜罗旧物,也研究理论。他常把自己对收藏的研究和看法写成文章,发表在家乡的报刊上。这些登有他文章的报纸杂志,会被他放在家中显要的位置,遇有收藏爱好者上门请教,或朋友来家里做客,他就顺势聊起自己的文章和收藏,那时他总是滔滔不绝,洋溢着自豪的笑容。

在我小时候,每到吃饭时间,爸爸总是捧着碗筷,一溜烟跑到隔壁旧物店“淘宝”。有时吃到一半拎着个编织袋子回来,好像有了袋子里面的宝贝,他也就吃饱了。也常常有人来家里跟他请教古玩收藏交易,有时带着钱币,有时拿个瓷器,那些东西锈迹斑斑,我们看起来脏脏的,他却不以为意,捧在手里说那全是包浆,是好看的五彩色。有时,他甚至会把在路边捡到的残缺小瓷片精心地带回家,在灯

下仔细地端详,赞叹它们的花纹、颜色、样式,说那些不同的工艺代表着某个时代,闪耀着古人的文化与智慧。

也正因为如此,爸爸的房间永远很乱,那里全放着他的“宝物”,但奇怪的是无论任何东西,他总能准确地找到。日子久了,我也发现了些规律——越有价值的“宝物”位置就越靠里面,拿出来要十分艰难。但是一旦拿出来,其他的所有东西又会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,继续维持着原来的样子。

爸爸祖上是做布匹生意的,似乎当时也算有本钱人家。记得我初中入团时,要求填写家庭成分,爸爸让填“小商”,其他同学都是填“工人”“农民”之类的。我当时也搞不清“小商”是个啥玩意,总觉得有点自卑,又不敢瞎写,所幸没有影响我首批入团。生活在这样的“小商”家庭,见过的东西相对比较多,眼力、见识自然都好些。爸爸出生于1933年,是爷爷家里唯一的儿子,全家都很宝贝他,老邻居称他是“惯宝宝”。爸爸说他小时候基本不干家务活,完全是“富二代”的做派。爸爸曾跟我说他的文化程度是“高小”,是民国时期的高年级小学学历,当时的“高小”在文

言文功底上,我感觉上似乎超过现在的初中生。在他们那个年代,能学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。

所以爸爸喜欢读书看报,除了古玩收藏类的书籍,他还会读竖版的线装书。印象中他读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等线装书,看他津津有味沉浸其中的样子,也熏染了我学着他的样子想读一读,但因为是竖版,又是繁体字,我只是翻了几页便放下了。闲暇时间他爱看报,即使上厕所也不例外。每次看到好的文章他会剪下来,分门别类,用空白废弃账册做成剪报,积攒了厚厚的十几本。这些平时的阅读和收集,令他不仅知识面广泛,且成体系。

上小学时,每逢考试后,老师都要求将试卷拿回家让家长签字。爸爸除了自己的名字,总是会多写上一句。如果分数不错,就写“再接再厉,继续保持!”如果分数不好就会帮助分析原因,比如“粗心,下次改正”之类。有一次,老师忽然跟我讲:“你爸爸的字写得很好嘛!”我这才认真注意到爸爸写的字。再以后,每次发了卷子,我都会主动催爸爸签字,叮嘱他:“要签好看一点!”我的课本书皮,也都是请爸爸帮我写

上科目、年级、姓名,工工整整。后来我买了一把折扇,一面印着山水画,另外一面是空白,我请他用毛笔题了一首《登鹳雀楼》,仍是那样好看的字。每当夏季炎热时,我经常拿出来显摆,尽管同学们认为还远不足以称为书法作品。

他还自己编过一本叫作《泉友》的刊物,说是刊物,无非是用油印的复写纸编写装订而成的很薄册子,有时也就两三张纸。但册子上会有许多丰富的信息,比如他对古钱币的研究见解,比如他手上有哪些可以交换的古钱币,最后附上他的联系方式,这样寄给全国收藏钱币的朋友,用于互通有无、交换购买。

种种事实表明,藏友们称他一声吴老,是很有道理的,这主要不是指年龄,更是代表了他在当地古玩圈的地位。他曾经非常自豪地跟我聊起,说邻县有一次藏友聚会,七八个人一起吃饭,个个都听说过吴老的大名,很是崇拜。吴老为此开心得不得了。

(一)

情感驿站



荷塘雅筑

许开源摄

爷爷奶奶的爱情

□沈漫漫

街上的雨,乡下的风。这是我很早对乡村、对自然的认识。乡村长大的人对乡村有着不一样眷恋,乡村有着泥土的芳香,有父母,有乡愁,有拔不掉的根。

炎热的夏天,更让人想起乡村,想起乡下的风,徐徐吹来,清新自然。喜欢旅行的人也不太愿意在此时出远门,能在乡村走走,感受一下身边自然景观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数日前,因工作需要,寻找一位市政建设元老,了解街镇管网疏通工作,路过金桥,被一片荷塘深深吸引。

这里千亩荷塘一片翠绿,一株荷花按捺不住,先行探身绽放。我知道现在路遇还不是时候,我也没有朱自清对荷花独到的见解,细腻的文笔。我看莲花是粗线条的,却对莲花有一种由衷的敬畏。在我眼中,她是最纯洁、最完美的象征。相信许多人会有我同样的想法。这是一片田野,去除界岸,没有纷争,一片连着一片。这里没有游船,不比洪泽湖可以泛舟湖上,采莲方便。这是一个静止而又正在发酵的村庄,你来,我往,荷塘月色一直在奔走相告中,相信他日会有更多的人前来游赏。乡村有着不同的优势,采一片荷叶顶在头顶,感受炎炎夏日特有的清凉。这里不需要你花一分钱,可以自由拍照留念。想想三五日后将是荷花遍地开,花香四溢尽收眼底,那是何等的快意!当然,也会让人沉醉花事,流连忘返。

真羡慕住在周边的农户,有如此庞大的花园,足不出户可以赏花,可以近闻花香,于寂静的夜晚静听蛙鸣、蝉鸣,那是乡村特有的声音,与大自然保持着最和谐的音符,无比舒心顺畅。曾听说这附近有位姓大叔被查出癌症,两年后却意外康复,是不是看到这片莲池心情开朗,收获意外?我真诚地为他庆幸,我想对他这片莲有着常人不一样的感知与想法。梅雨一滴滴洒落清荷,像一颗颗珍珠,短时间停留,又随风摇摆,滚入水中。生长中的荷藕吸收着天地精华,让高温也借此作短暂停留,这时不再有人怨天。

看到这片荷塘,这片莲,也让我想起我的童年。母亲生病,打两剂中药,需一两片荷叶做药引子,老中医开的药方,毋庸置疑,母亲遵从,我顺从。采荷叶自然是我的事,伢儿跑得快,母亲给我少有的“高帽子”,我虚拟地戴着,也带着兴奋,在乡间小路沿河奔跑。那时乡村的荷花很少,花开了也没有而今的多姿多彩。故乡小河很多,我逐一寻觅,走过一个又一个码头,只为寻找一片长满希望的荷塘。如不是母亲生病,我脚步没那么急切,转眼已身处5公里外,正当疲劳来袭时芳踪已现,右前方不大不小的池塘三朵莲浮出水面,荷叶还是那样嫩绿,我只为所需,立马返程。说来还真像个奇迹,母亲多年的头痛病在药房3天后轻松治愈。是不是莲叶的功效,任何解释我想到此时已成多余,莲花却从此在我心中留下最深最美好的印象。莲藕是个好东西,补血,女人食用更佳。我偏偏喜欢藕粉、藕饼,又怕人说我家嘴馋,这是个人的秘密,我就决定将此事藏在心底。

书记黄飞还是个小伙子,家住在附近,他介绍了很多金桥的特色:桃果飘香,西瓜满地,梨果丰硕。这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农业自然村。在这风景如画的景色中,你一定不虚此行,而我更愿意守着盛开的莲花一天天老去。

我爷爷六十五岁时,患了中风,半身不遂。因为疾病的折磨,爷爷的性格变得古怪刁钻。比如,奶奶要时刻陪着爷爷,若是爷爷有一会儿不见奶奶,他就一瘸一拐移步到院子里,开始骂,像骂大街似的大声叫嚷。中风患者的舌头是僵硬的,说话极不利索,听起来犹如一锅糊了的粥不清不爽。有时东邻西舍听见爷爷“哇啦哇啦”叫喊,就知道奶奶肯定不在家里,赶紧捎个话儿叫奶奶回去。

有一次,我生气地说:“爷爷,你别骂了,奶奶哪点对你不好?”我又对奶奶说:“你到姑姑家玩几天,看我爷爷怎么办。”奶奶却轻描淡写:“傻孩子,我走了还不是你爹娘受罪,有一句话叫……啥来着?”我接口说:“打是亲,骂是爱。”奶奶笑了:“对对,让你爷爷骂去吧,不骂不闹,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。”奶奶的话,我听着心里却酸酸的。

爷爷骂完了,似乎解气了。他正朝

我们婆孙俩呵呵地笑,笑得胸脯起伏,笑得嘴角垂涎。我和奶奶也跟着无奈地笑。等爷爷睡着了,奶奶悄悄叮嘱我:“今后别说你爷爷,他没生病的时候对我很好的。”奶奶脸上露出了笑容,抬头望向窗外,仿佛沉浸在她和爷爷过去的幸福时光。我知道他们年轻时,为了满足奶奶走路方便,贫困的爷爷请人做了一辆当时只有小姐、地主婆才坐得起的双轮木推车,推着奶奶上街出镇、走亲访友;爷爷为了让奶奶穿上一件“的确良”衣衫,做河岸挑泥工时主动要求多挑几方,两个肩膀磨出了无数血泡,中暑晕倒在河堤;爷爷为了奶奶生病早点康复,听取民间江湖郎中的偏方,但又不放心这种“药”,自己先尝,以致中毒,把自己送进了医院……这些故事,奶奶跟我讲过不知多少遍。

爷爷中风了五年,七十七岁那年,爷爷去世了。没有爷爷的日子里,我时常看见奶奶坐在屋里,眼睛出神地盯着不远处,似乎有想不完的心事。夜幕降落,奶奶就已经熄灯睡觉了。别人家的窗户这个时候都是亮堂堂的,唯有奶奶的窗户总是早早地暗了下来。

一个傍晚,我想陪奶奶说说话,发现她的灶是冷的,锅子里是空的。我问奶奶:“你晚饭吃好了?”她摇摇头。我说:“那为什么不烧饭?”奶奶幽幽地说:“不饿,反正就我一个人,等饿了再烧也不晚。”奶奶低着头,脸上布满阴郁。我的泪珠忍不住落下来。

我拉起奶奶就走,让她到我家吃饭。母亲对奶奶说:“今后别做饭了,就在这里吃吧。”奶奶闷闷不乐地吃着饭,然后慢吞吞地说:“不了,还是在自家屋里吃吧。”我急着嚷:“奶奶!你傻啊!”不过我发现,奶奶苍老的容颜展开了笑意。

后来,奶奶在我们的陪护下,逐渐走出阴霾,度量着晚年。有时她会唠叨起爷爷,但不比以前,反而安慰我们:人啊,总得往前看……

奇葩相亲记

□青山

同事小唯过了三十岁后,感受到来自妈妈的催婚压力。年后被妈妈逼着相亲不下十次,她说起自己的相亲经历,用两个字概括:奇葩。

相亲男一,看照片白净、斯文,见面才发现,真人原是个黑胖子,照片美颜过度。小唯以为只有女生才会把美颜开到最大,却不知男生也会如此。她觉得不能接受男生的真实颜值,吃了一顿饭(费用AA)后,相亲宣告结束。

相亲男二,是一个毕业于名校的公务员,小唯感觉挺满意的。相互加了微信,两人聊天后凭感觉再决定见与不见。男生对她说,我现在的情况不太好,经常是抑郁状态,对人对事都很悲观……但家人逼婚厉害,如果你不介意的话,我们假结婚好不好,婚后各过各的。听这话小唯差点被惊掉下巴,这怎

么可能,婚姻又不是一场游戏。

相亲男三和小唯聊天时,第一句话就问,听说你是独生子女?小唯说是的。又问她是不是体制内工作,她说的是。之后,小唯就反问了他。没想到他却发一大堆牢骚:你是想问我的房子在哪个区,面积有多大,父母是不是体制内退休的,我一个月收入是多少啊。小唯心想,相亲不就是两个人把自己的条件放在天秤上称吗,就说,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说说看吧。男生果断回复,我不愿意。这个人未必也太双标了吧,小唯气得当场拉黑了他。

相亲男四在某大厂任主管,收入可观,长相中上,年龄稍大,然自我感觉良好,有居高临下的精英男气势。他与小唯聊天时,先问她毕业于哪所院校。听

到她说是一所普通院校毕业后,就没有了下文。后来听介绍人解释,他之前的初恋女友名校毕业且长得漂亮,所以,他如果再找女友,希望对方的毕业院校和颜值都要高于前任。小唯恍然大悟,幸好没有继续交往下去,否则处处拿她与前女友比较。

相亲男五,加了微信后也不与小唯聊天,每天只在固定时间发“早上好”“中午好”“晚上好”,不知道的还以为对方是个机器人呢。小唯说,这也不知是个什么路数,反正自己对相亲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。

作为年长于她的同事,我劝小唯对相亲不要灰心,还是看缘分,因为邻居有一个姑娘39岁,去年相亲成功,今年已经结婚了,对方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中年才俊。

寻常巷陌

一根线分乾坤

□明前茶

在成都平原旅行,偶遇一户人家乔迁新居,主人家在自家晒场上请了乡村厨师团队,做“坝坝宴”,招待亲友邻里。见我们驱车而至,主人热情地邀我们喝茶落座:“等会一同吃饭呀,有远客,可给主人家带来福气。”

闲着也是闲着,我们就加入了帮厨队伍,摘豌豆尖,清洗黄花菜,剪去长长的虾须,剥皮蛋壳。

在备宴时,我发现一位身手利落的帮厨大嫂,她能够用一根线,把食材均匀切分——只见她将洁净的本白棉线,一头噙在嘴里,一手稳稳拉紧,使之绷直,然后,另一手托住她行将切分的食材,包括皮蛋、豆腐、午餐肉、鸭血、羊羹、白切肉,还有在蒸屉里的一整块米粑。她屏息以待,让这根绷紧的线“手起刀落”,瞬间,皮蛋被切成月牙形,羊羹与熟肉被切成颤巍巍的半透明薄片,米粑被切成菱形块儿,豆腐鸭血都被切成了麻将牌一样的小块儿,棱是棱,角是角,连刀也切不了那么均匀。

每换一种食材,她就反复洗手,并换一根线来切分。我细细瞅去,居然连皮蛋的溏心蛋黄,都没有在她手中那根线上沾上分毫。

虽然我知道,用细线来分割食材,是通过减少受力面积,来增大压强,令颤悠悠的食材更听话,更方便“横线分晨昏,竖线分乾坤”,但能将柔软的棉线使得这样出神入化,还是让人惊叹不已。

见我夸奖她的手艺,大嫂直白告知:练上一刻钟,就能用线切米粑了;练上一个礼拜,切羊羹和豆腐鸭血也不在话下;练上半个月,你就能切溏心蛋,好去坝坝宴上帮工了。可是,若要把陶瓷的泥坯从转盘上平整整“端”下来,不破坏它的器型,最少得练三个月。

就像所有的母亲都乐于谈及儿子一样,大嫂手持一根棉线,一面忙活,一面跟我讲起儿子在窑厂做仿古瓷器的故事来。

原来,为努力复活古老的青羊宫瓷,作为学徒,大嫂的儿子要反复用脚踩泥,将瓷泥炼熟;接着,他要在转盘上反复练习,让那团泥在不停地流转中,逐渐呈现比巧克力还要浓稠丝滑的光泽,最后,转盘逐渐停歇,器形就像一只温润滴的雏鸟,立于这天地之间,最动人心魄的一刻将要来临了——小伙子要用一根棉线,轻轻地、像不能惊动了随时会飞走的鸟一样,将这只茶碗或花瓶从转盘上“切分”下来。

这根线使歪一点点,整个器型就废了。成功的切分有什么奥秘呢?儿子回来说:“人要蹲下来,线要平移;线不能结结实实去切割瓷泥,那会犁出泥刨花来,或者在底部拉出线痕。”

没有什么奥秘,就是反复练习,练到这根线平移出去迅捷利落,不像分开泥,而像分开水、分开酒、分开一种空灵的思绪。如此,从转盘上将瓷胚移下来,才算做得没有瑕疵。

一根线能运用至此,儿子也就从调皮捣蛋也干不好的状态中出来了,他满脸的痘痘逐渐收敛,沉静之气渐渐生发。当娘的说:“现在轮到儿子回来教我如何使这一根线了,孩子终于长大成人了。”

洪江,一次“寻根”之旅

□陈晖

在洪江,曾经有一家红红火火的大型国营企业湘西仪表仪器厂(以下简称湘仪),规模大,人数多,学校、食堂、商店、医院、电影院等基础设施应有尽有。在这里,足不出户,就可以满足一切基本生活需求。

对于洪江,周周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他随父母支援三线城市建设,在这里度过难忘的八年童年时光。

洪江,一直是周周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无奈,因为交通的不便利,因为工作忙碌,照顾家人,洪江之行一直搁浅。

人到中年,父母年迈,寻根之情愈加迫切。十年前,周周陪父亲去一次洪江。可惜,时间匆促,洪江变化太大,并未找到湘仪的确切位置,甚觉遗憾。

这次,趁着休息,恰巧有三五好友相约去洪江,陪他开启一次“寻根”之旅,周周很兴奋。

赶到洪江,已是傍晚。周周迫不及待,一路寻问,努力寻找着能唤起童年记忆的蛛丝马迹。驶过一条又一条街道,经过一次又一次仔细辨别,感觉湘仪已触手可及,却又擦肩而过。周周有点沮丧,又不甘心,他坚信:明天一定会有惊喜。

乡愁,离不开家乡的美味。

周周提议,到了洪江,必须品尝当地名菜血粑鸭。找到一家小街深处的土菜馆。正宗血粑鸭必须是麻鸭,血粑是糯米和鸭血的完美融合。我尝试咬了一口,越嚼越香,有点辣有点糯,特别引诱食欲,那是一种别样的味道。

周周已是多年不吃辣。此时,拌着洪江甜酱的鸭肉,每一块都蘸满酱汁,鲜美滋浓。周周一边细细品味,一边频频点头,每呷一口,乡愁的种子也在悄悄发芽,他一遍又一遍地说:对,就是这个味。周周脸上洋溢着满足又幸福的笑容,深深感受到童年时光最美好的记忆。

夜幕下的古城,流光溢彩,热闹非凡。周周说,阔别洪江这么多年,这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,不知当年的湘仪能否找到?我们一起给他鼓劲加油:放心,必须找到,而且一定能找到。一大早,周周就背着相机出门了。

恰逢上班时间,街道上的车辆川流不息,行色匆匆的路人擦身而过。只见,公交站台上有几个等车的人。周周便跟一位大姐打听,当年湘仪的近况。闲聊中得知,这位大姐竟然是自己当年同学的高中同学,再聊着,其他几个同学的名字也都认识,周周欣喜若狂,他乡遇故知,感到分外亲切。最重要的是,他终于找到了湘仪的确切位置,并拍了照,带回家给父亲看一看。

湘仪还是那个湘仪,砖墙还是当年的红砖墙,自己用石子刻的身高印记,依旧清晰可辨。道路已经重新修建,当年的绿水已成荫,成了老年人休闲的好地方,喝喝茶,聊聊天,下下棋,老有所乐。阳台上依旧晾满衣被,有孩童在院内玩耍,一如当年的自己。真好,满满人间烟火味。只是,那些曾经的故人,或已不在,或已古稀,或已搬迁……不管怎样,湘仪还在,湘仪人无论身处何方,都不会忘记这里是他们曾经的“根”。

真是,应了那句:怀化,一个怀景怀乡怀味的地方。

离开洪江,周周的喜悦之情,溢于言表。于他,此次,绝不虚行。周周握着方向盘,哼着小曲儿,洪江的风都变甜了。

